六藝之一錄

一四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三十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六黄虞三代

蒼頡

蒼頡藏書臺有碑文二十八字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任昉述異記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為藏書室周時自無人識逮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

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金石略

蒼頡陽虛山丹甲青文石刻上天垂命皇辟迭王

河圖玉板云蒼頡為帝南廵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

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文梲二十八

字景刻于陽虛之石室李斯止識八字曰上天垂命

皇辟迭王今已不可尋矣

按為帝南廵作一句為音去聲言奉黄帝命而代

之南廵也升庵外集

周初有於蒼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辯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通識十二字而不傳妄也故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余不信也詳考二句乃寇謙所纂黒帝安和國主禁文也全上

堯碑舜碣

崆峒山有堯碑舜碣皆籀文伏滔述帝功德銘曰堯碑舜碣歷古不昧釋適之金壺記

石虹山堯碑

石虹山堯碑在餘干縣凡三十八字 楊慎法帖神品目

神禹岣嶁山碑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徒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韓退之岣嶁山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

模奇科斗拳身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祕
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
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註曰岣嶁者衡山南嶽
別峰之名盛弘之荊州記曰南嶽周迴數百里昔禹
登而祭之因夢玄衣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徐靈
期南嶽記曰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韓昌黎集
衡山實無此碑韓詩所紀蓋當時傳聞之誤故其卒
章自為疑詞以見微意劉禹錫寄呂衡州温亦云嘗

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蓋亦得於傳聞也朱子韓文考異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

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
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
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
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
所限為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峰又
傳在衡山雲密峰昔有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
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
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

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摹刻於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朱張三公求一見而不可得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一奇矣

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丹鉛總録

禹碑在祝融峰重刻者有二本而隸釋亦微不同大抵多以意會耳非必盡能識之也接昌黎歌科斗拳身薤倒披鸞漂鳳泊拏虯螭是書形勢亦誠有之及讀盛弘之荆州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此碑流跡已

久不當參以蜉蝣之足但銘辭雖古未諧聖經極類
汲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豈三代之季好事者托大
禹而刻之石耶然宣王石鼓文亦多類是似更有不
可曉者予直以為即秦以前文猶勝作西京後人語
而用修所謂龍畫傍分螺書匾刻不啻倍屣嶧山瑯
琊也留此以冠諸刻弇州山人稿
禹碑七十七字在衡岳雲密峰楊用修得之張僉憲
云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游南岳脫其文刻于岳麓書

院用修又刻于滇中安寧州近世楊時喬又刻于棲霞山天開巖予所收二本其一稍泐䟦數十字尤不可辨隱隱有何政字當是予一舊本其一則楊時喬刻也用修謂昌黎夢得晦翁南軒諸人皆求之不得而已得之以為奇而王元美復疑之謂銘辭未諧聖經類汲冢穆天子語何也用修金石古文并楊時喬皆注隷釋互有不同元美亦有二本釋亦不同時喬本出在元美後元美所得豈即何子一楊用修二刻

耶何其抵牾同也但其文所謂龍畫螺書鸞漂鳳泊雖經摩刻猶可想見古人惜不得衡岳石上蹟耳石墨鐫華

吳越春秋云禹按黃帝中經見聖記在九疑天柱號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玉字禹乃南巡登衡嶽宛委山得治水之記今岣嶁山有禹科斗碑向藏地中韓退之劉夢得並有禹碑詩皆聞而不及見國朝嘉靖初有人掘地得碑遂摹搨傳世楊用

修沈鎡各有釋文湛原明有跋徐靈期南嶽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即此碑也談薈

神禹碑在湖廣衡州府北峋嶁峰又云在衡山縣雲密峰科斗文唐韓愈詩已謂事嚴跡祕鬼莫窺宋蜀士因樵夫引見搨得七十二字皆不可曉尋失所在今摹本存古今書刻

衡山禹碑為螺匾篆法蓋神禹變伏羲龍畫而為螺形也明辨類函

李豫亨曰予嘗登岳麓山見大禹碑文其碑乃石壁數十丈鐫字如今刻刻後字跡尚多皆漫滅不知刻自何人乃科斗書應是三代時人刻也後人勒字後之漫滅處刻曰右帝禹刻實非全文也今見有楊升庵諸公譯文大都依約其字文耳恐非實見大禹周流天下鑿龍門疏砥柱皆無刻而獨刻之岳麓何哉

瑯琊代醉編

禹碑文曰承帝曰嗟云云凡七十七字此豈唐虞語

耶其文與唐小説無異因載于後唐大歴中有人獨至鳳凰臺見一男子與一婦相和而歌聲徹雲際歌罷其人廹視乃二獸一類豬而體特高蔚有文彩一類龍而小偏體純黄色其人驚走遇行者語其故共往寂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竹策幾毁文不可辨惟首隸書地出梓桐僞失厥衆邪去立言灌平獲誦於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用筆冠日輪三十二字其視禹碑何異觀此則益知其贗史

自韓以前未見此碑何子一始得之祝融峰下手摹以傳及衡山令搜訪已迷其處字奇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可斷其偽金石文字記

廬山上霄峰大禹刻石紀功碑

廬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秦始皇三十六年嘆斯嶽遠遂記為上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為瓌

異上生林木而飛禽罕集言其上有玉膏可採所未詳也耆舊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紀功或言秦始皇所勒然歲月已久莫能辨之也水經注

廬山紫霄峰石室極深險人不可至禹刻字大如掌有好事者縋而下摹得百餘字字奇古不可辨惟洪荒漾予乃攆六字可識云一統志

石室極深險有摹者得百餘字僅鴻荒漾予乃攆六字可識在江西南康府西北廬山紫霄峰古今書刻

大禹嶁刻字

大禹嶁在湖廣黄州金簡峰東吳越春秋云禹傷父功不成乃處衡山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故其間有石高數丈而中斷之聽石下有水聲號斷石源崖上有刻字云玉砂之水如乳甘香人得一啜比久天長名山記

禹篆

夏禹書十二字見法帖未詳出處金石略

水經注云會稽覆釜山亦有禹書任昉述異記曰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以紙摹之形類禹刻丹鉛總錄

巫山峰頂古篆

巫山峰頂古篆邑人向萬言云尚存法帖神品目

崐崘室題字

題崐崘室字方一丈其體四角垂芒雲脚書秦用刻符書有雲脚體帝王聖記七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賛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賛皇山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為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别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竒怪土人謂壇山為馬蹬山以其己字形類也慶歷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摹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

工鑿山取其字龕于州廨之壁聞者為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集古錄

右吉日癸巳字世傳周穆王書按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此字筆畫反類小篆又穆天子傳史記諸書皆不載以此疑其非是姑録之以待識者金石錄

穆王登贊皇山以望臨城置壇此山謂之壇山圖經云吉日癸巳誌其日也皇祐五年武臣李忠祐為守命工鑿取其字以別石加灰補之俾方正上題書曰

癸巳之記龕龍之州解 復齋碑錄

唐以前皆無所傳聞而世定以為穆王書自宋景文祁發之且以穆天子傳為證耳然字畫奇古信非秦漢以後遺迹余始至汝南同年生林處為河北提舉學事亟往求之處見寄纔兩月以書報曰此字近詔取藏禁中不可復得矣此書初在贊皇山中後武人為守鑿山取之好事者常為歎惜今乃因得輦置嚴近則前日未為不幸然余求之稍緩幾遂失之故令

尤為可珍也（葉石林跋）

諸家所記皆言在趙州州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歸內府矣其說為信因錄之以廣異聞（施宿跋）

吉日字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齊侯鎛鐘諸款識合字形多類石鼓明識已信石鼓為周人書不當于此而疑之（宋濂潛溪集）

贊皇縣壇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狀地荒且僻歷數千年鮮有

知其奇古而往寓目者雨激風射日銷月鑠幾何其不遂湮没廣平宋公皇祐四年秋九月自亳社之鎮鎮陽趙其屬郡也公過趙日嘗訪此字於士大夫間爾後郡守王君使縣人尋訪得之巖石之上令劉莊者因督工鑿取輦置歸我時人始驚觀者日至噫此刻埋没人不知識因宋公一言今遂出幽晦取愛重於石雖不能言其亦可謂得所遭矣中祐昔聞其妙近幸權守於此而覩其真且懼經歷久遠一旦圮剥

或墜於地失前妙絶之迹廼俾闢石糊灰括以堅木鑱廳事右壁而陷置之覆蓋固護庶永存而無弛時五年孟夏廿一日權郡事李中祐記

右吉日癸巳四字相傳為周穆王書刻賛皇縣壇山石上晉衛夫人謂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盖指此也歐陽公集古錄謂慶歷中宋尚書祁在鎮陽嘗摹此字而趙州守將命工鑿山龕其字州廨之壁聞者嗟惜趙明誠金石録謂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

書此字反類小篆而疑其非真予家舊藏此刻蓋宋
搨本有皇祐五年權郡事李中祐跋以其罕傳錄之
如右李跋謂皇祐四年宋公過趙尋訪得之縣令劉
莊督工鑿石輦置歸我則宋公之摹字在皇祐而不
在慶歷縣令鑿取以歸於州則龕置州廨者中祐而
鑿石非其人也我朝宋學士景濂嘗摹其字重刻浦
陽山房仍自為跋謂吉日字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
齊侯鎛鐘諸款識合又謂字形多類石鼓明誠已信

石鼓為周人書不當於此而疑之予觀李跋旣得其實惜歐陽公之未見而學士又攷據精當足以袪後人之惑又按宋吳興施宿謂州廨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皆後人所當知者故併著之金薤琳琅

贊皇山中吉日癸巳字乃周穆王書其時代遠在宣王之前然贊皇山石刻乃是小篆而宣王石鼓卻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丹鉛總錄

吉日癸巳字在壇山宋宋祁尋而摩之縣令劉莊鑒

取歸州權郡事李中祐龕置廳事右壁而為之跋國
朝景濂考據款識以為周穆王書無疑而宋人施宿
乃謂州廨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然則濂所見
余所錄豈皆後人拓本耶濂曾摩刻浦陽山房仍自
為跋余本有李跋無宋跋又非宋本不可曉石墨鐫華
三代刻自岣嶁紫霜外惟此碑乃穆王書無疑宋學
士重刻于浦陽山房二種余求之未獲今乃于元白
中林堂見之真令人泠然如在壇山岩邊也嘉靖甲

寅六月二十八日借歸留蒼潤軒適旬敬題之以還

玄牘記

吉日癸巳世傳周穆王登壇山刻此四字於石金石錄以為三代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而此乃類小篆疑而未信今壇山在贊皇縣東北一十五里而此石已移置縣之儒學戟門西壁金石文字記

比干墓字

清水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

據皐跨澤悉坶野矣郡國志曰朝歌縣南有牧野竹
書紀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詩
所謂牧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有殷大夫比干冢前
有石銘題隷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
折不知誰所誌也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南廵親幸
其墳而加弔焉刋石樹碑列于墓隧矣水經注
殷比干墓四字在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書然
隷書始於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古勁其漢人書乎

石公弼跋

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塚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已中折不知誰人所誌大觀中會稽石國佐有此四字比水經又闕其三字畫清勁乃東都威靈時人所書者收碑如歐趙皆未之見隸續

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只四字復不完石公弼跋云殷比干墓四字在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

書然隸始于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
書漢隸字原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
有殷比干墓四字石斷字鈌世以為孔子書見舊搨
本體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為
古筆無疑秦觀以為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為贊
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似又以是而實夫子者也但
陶集未見其贊其先聖所篆比干墓銅盤銘開元中

固已為耕者所得此外不聞墓前有何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 七修類藁

此書程邈李斯之所不為而曰孔子手書洪氏隸釋漢隸字源辨其謬矣然以比干忠烈尼父是其族孫姑妄信之亦足為忠臣吐氣也 石墨鐫華

延陵墓字

篆書凡十字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據張從申

記以為孔子書碑以堙埋玄宗命殷仲容搨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於石集古錄目

自前世以來傳為孔子書故太白撰紫陽先生銘有延陵既歿仲尼嗚呼之語字苑亦云李陽冰初師嶧山碑後見仲尼季札墓刻遂變化開闔若龍蛇蟠踞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比數此碑大歷十四年蕭定再刊本然必謂吾夫子書於何所據也集古後錄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刻于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倣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又況依倣為之者歟秦淮海集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上所刻也而書亦少異於籀文疑當吳季子時書文宜盡從籀學不得有所異同又夫子未嘗至吳其書是非不可考也唐人於季墓側刻此十字張從申書其後而籀字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此竟誰當其傳哉李陽氷書篆掩數百年人常謂初學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

是陽氷所從得法不可謂非古也此當自有妙處今人不到陽氷地安能議其是非所極哉廣川書跋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申記云舊石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歴中蕭定又刋於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世家考之其歴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歳月踪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

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歐陽文忠集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困學紀聞

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為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蜀予考篆文皆無之得曾南豐元豐中編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為君字非季字

也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今字闊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書僅存十有三字內有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要之夫子蓋嘗為是書爾蘆浦筆記

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又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上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借夫子

以欺後人罪莫大於此又且因君字作季字漢郪蜀郡郪字半邊正與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音君字顯見其謬比干墓前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洪氏隸釋漢隸字原辯之甚明此不復具學古編

陶潛季札賛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季子有吴延陵君碑也此可證其為古無疑秦觀疑其出于唐人未考陶集乎升庵外集

此書流傳已久故陶淵明季札賛云夫子戾止爰詔

作銘唐張從申云舊石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摸搨大歷中蕭定重刻於石又有謂李陽氷學嶧山碑得此而後變化者據此數說則真仲尼書也歐陽公疑孔子未嘗至吳且其字大非古簡牘所宜又有謂延陵之墓四字後世妄增即黄長睿董廣川皆以爲疑卒未有敢定其真偽者但淳化帖所收字小而鎮江石刻字大不倫不曉何故姑存之以俟博識君子石墨鐫華

吳季子碑或曰孔子未嘗至吳或曰吳人言子游從

孔子孔子慕札高風寄題之今觀吳子二字類小篆有陵之墓四字類大篆或云開元殷仲容摸搨大歷中蕭定又刻于石楊升菴曰大小篆三代以前通行非始于秦也 書畫史

老子篆書道德經

周瀨鄉石室中有老子篆書道德經後漢蔡邕以隸字證之 釋適之金壺記

佳城銘

葛洪雜記序夏侯嬰得佳城銘世無知者惟秦博士叔孫通能讀其文此科斗書也後世疑自孝惠時上推三千年當在洪荒之世蓋未有書契今其文乃與秦小篆相類嘗考其銘此殆有數存者如大同古銘其事亦可推也後人不知世紀惟史記為據史記年自黃帝至堯舜纔二百年以世紀推次中間相授幾數千年矣史特舉其至顯者失其序不能盡通然與佳城銘類故甄豐定為六書一曰古文則魯壁書與

此銘字矣是時傳者不可謂無據昔臨淄得銅棺前

隱外隱起為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是古文

餘同漢隸乃知書文相變不能逃古但數窮即改自

然相合盖惟中本有因變以出是夙智分也知釋氏

海藏傳經千佛同說則知此矣廣川書跋

楊升菴禹碑歌卷

禹碑歌

序曰慎少好古文篆籀求遺刻逸跡罔不徧嘗讀劉

禹錫寄呂衡州化光詩云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以為碑刻莫古於此然劉實未之目見蓋意之耳又讀韓退之岣嶁山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漂鳳泊拏虎螭事嚴跡閟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據其詩語雖至其地亦未獲一見也宋朱晦翁與南軒二公遊南岳搜奇訪異形於詩文未有一言

及于禹刻者使其見之豈應遺之其後朱子注韓文
遂謂衡山實無此碑予以茲益以為剥泐無跡徒致
畫餅之惋耳吾友碧泉張子自楚憲拜表過家相晤
執手謂予曰吾新得神禹碑刻予豈願見之乎出墨
本巨軸則整然無刓起而展之笑與抃會其字方廣
幾八寸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
之門參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
營形折心罔不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鬱塞昏徒南

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字畫既奇文辭又古然好古如韓劉兩公不獲一見而歐陽永叔作集古錄趙明誠著金石錄鄭漁仲編金石考夏英公稡古篆韻未得收錄以篆學專門如楊桓張有周伯温趙古則幷其名未之省識予也生三千餘年之後得見諸公所未見以須耳現目亦厚幸矣哉乃知古人奇書石刻咸以為亡者未必亡而好古之士不必以晚生於世為恨也已往年在京得石鼓文完本

今又得玆碑斯文在天地間真有神鬼靈怪呵護保持之而顯晦亦自有其時非人力歟賞歎之餘作禹碑歌一首雖不腆之詞不敢望韓蘇二公之石鼓歌萬一然極是刻之仰止盡此碑之顯晦非予其誰宜為者且禹功倍蓰乎宣王而禹篆又超絶乎史籀附驥假龍於千古騰價爭光於二公實倩玆乎

神禹碑在岣嶁尖祝融之峰凌朱炎龍畫旁分結構古螺書匾刻戈鋒銛萬八千丈不可上仙扃鬼閉幽

以潛昌黎南遷曾一過紛披芙蓉褰水簾天柱夜瞰
星辰下雲堂朝見陽煇遲追尋夏載赤石峻封埋古
刻蒼苔黏拳蝌倒薤形已近鸞漂鳳泊辭何纖墨本
流傳世應罕青字名狀人空瞻永叔明誠兩好事集
古金石窮該兼胡為至寶反棄置捃摭磨蟻捐烏蟾
又聞朱張遊岳麓霽雪天風影裾皺搜靈索祕跡欲
徧春倡撞和詩無厭七日崎嶇如有覯一字不道那
容謙非闊屐齒阻險絕定是藤葛迷窺覘好古予生

恨太晚拜嘉君䀿情深㤗老眼增明若發霞尺喙禁齘如交箝華岳泰衡僅剖析鬱塞昏徙尤森嚴七十七字䍐螭虎三千餘歳蕟蛇蚺文章顯晦由眞宰風雷呵護從黔嬴原蹟嬴黔二字乙轉君不見周王石鼓半已泐秦家詛楚全皆殲此碑雖存豈易得祗恐羽化難留淹欲摹拓本鐫巖壁竊號小岣分別瀟著書重訂金石考裝帖新耀瓊英籤煙華輕翰蟬翄搨煩君再寄西飛鵷

跋禹碑

晉志云禹受綠字墨藪云禹作鐘鼎書尚書緯云元龜負文列於背神禹第之成九類任昉述異記云崆峒山有禹碣今淳化閣卷首有禹書十二字嗚呼禹功非惟萬世賴其制作亦文字之祖乎

再跋禹碑

劉禹錫韓退之體狀禹篆之形曰琅玕龍虎曰拳科倒薤曰鸞漂鳳泊皆未經目而徒想像之辭如唐人

評右軍字獨鶴游天羣龍戲海之語泛而不切誇而無實予獨愛唐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非親見此碑深曉篆窟不能為此言所謂匾刻尤得其神南唐徐楚金謂篆書以螺匾為難即螺書之遺法也非久於墨池筆塚間者亦不能賞予此鑒耳

三跋禹碑

禹碑釋文第十六句舊讀作南暴昌言予疑文義不

貫字形亦不類思之不得是夕夢見魚首黃衣人指

謂予曰此南瀆衍亨四字也寤而觀之形義兩協其

所謂思之不通鬼神通之耶博南山人楊慎

庚子銷夏記

夏禹衡岳碑

岣嶁碑余所藏有二本一乃嘉定壬申何政遊南嶽

至祝融峯下遇樵者訪禹碑樵者言石壁有數十字

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後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

所得古篆七十餘乃取隨行市肆碎而摹之歸獻長沙轉運曹彥約刻之岳麓書院者一乃湛甘泉先生重刻新泉精舍者其碑韓昌黎劉禹錫俱有詩稱不得見而歐陽集古錄趙氏金石錄鄭漁仲金石略俱未載其為真偽不可知然字畫奇古非近代人所能為自可寶也

釋文有三家從楊慎其沈鎰楊廷相則係註其下

承帝曰咨 沈云嗟 翼輔佐 楊云碩 卿洲渚 沈云水處

與登鳥獸楊云萬有之門参身洪流楊云一魚一池

而明發爾興久旅沈云以此忘家宿嶽麓庭智營神

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楊

云砥伸禋鬱沈云羸塞昏徙南瀆衍亨沈云纍曷言

衣制食備萬國其寧楊云字奠竄楊云鼠舞永沈云

蒸奔

周穆王壇山刻石

賛皇壇山吉日癸巳四字奇古之甚宋皇祐中宋郊

尋而摹之縣令劉莊鑿取輦歸州治權郡事李中祐
龕置廳壁政和五年道君取入内府靖康之變遂不
可問余從博古堂得一紙乃政和以前搨本後又得
三紙一為賛皇翻刻本一為中書謝從寗刻本一為
吳恭順惟英刻本聞宋景濂曽刻於浦陽書院未見
其本古刻瘦勁而有天然之致非後人所能摹也
孔子季札墓題字
季札墓題字曰嗚呼有吳君子延陵之墓世傳為夫

子書一見于淳化帖一見于鎮江石刻即未敢定為夫子手書亦夫子原有此書而後人摹刻之如有若之似夫子余敬玩再四覺穆然有道之象非如武王之銅盤銘及夫子殷比干墓四字竟屬後人偽作比也昔李陽氷學篆初摹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固知大聖人遺跡非尋常之書所能及也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一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七

秦詛楚文

又有秦嗣王殹敢用吉王亶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忠告于不顯大沈久故湫巫咸本作不顯大神巫咸亞駝本作不顯大神亞駝吕以厎底楚王熊相之多皋筲我先君縣穆公及楚成王是寔繆戮力同心兩邦䂞若奆壹絆吕㬉婚䀡姻袗吕齊

盟曰枼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敘古文親字卬仰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庸回無遉道淫失佚甚耽亂宣夌古侈字竟從縱變輸渝盟刺内之鼎則虣虐不姑辜刑戮孕敎婦幽剌敘戚戚拘圉其叔父寘者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鼎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列烈威神而兼倍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諸侯之兵吕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我百牲姓求蔑灋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玉羲牲逑逑取吾我邉

城新郢及𨚔長敘俉不敔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恚音府亞咸本作憃籀文億字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吕偪俉邊竟境將欲復其賍䝿蹟唯是秦邦之贏衆敝賦輶鄰韗棧輿禮使介老將之吕自救也亞咸本作殹古也字亦應孚古受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亨克劑亞咸本作刟古制字楚師且復畧我邊城敔數楚王之倍盟犯詛箸著者諸石章吕盟大神之威神

湫淵

大沈故湫地志以爲在安定朝那秦幷天下祠官所常奉大沈河沔江是爲四川牲用牛犢具圭幣其神爲中祠秦故就質雖用祝告然其制猶本堯舜舊典女几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五璧褚山少牢嬰毛一璧騩山太牢具巫祝舞嬰毛一璧今用吉玉宣璧而不言數有祝去巫其禮已異當秦漢閒湫淵之靈或喧呼輒興雲仁壽中宜居湫水移於始平故輿冊有靈應而朝那無聞

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今曰吉玉宣璧蓋取吉玉為宣璧也廣川書跋

亞駝

王存乂以亞為烏今考鐘鼎銘惡或為亞古人於書蓋假借從聲其書自當如此周禮曰其川滹池古文駝作馳字池故沱也詩曰江有沱其字本沍後世不知書學故以沱為沍以駝為沱此宜讀惡池為亞沱不足怪也烏池在周為漚夷水起北地東入河一名

溛水九澤一也顧野王考其地在靈丘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丘則秦誓於此所以夸大其功而求定於晉也黄伯思學士以烏駝為在烏氏按烏氏在安定郡烏水所出觀秦方得晉地恐不盡質于安定一郡故知在靈丘為是同上

巫咸

巫咸河在女丑北其神威靈震耀得在祀典世圖其像右手摻青蛇左手摻赤蛇在保登山羣巫所以上

下故安邑有巫咸祠其地袤五十二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誓在石章所以沈於此而告也石麤可礪當時不擇美石以傳豈誓神者有取於此將圖其可久而存哉要不得而沕也同上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

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而
頃襄王名横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
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
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
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横當秦惠文
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
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
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

傳寫為橫也集古錄

蘇東坡詛楚文詩　峥嵘開元寺髣髴祈年觀舊築掃成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萬葉期不叛今其後嗣王乃敢搆多難刳胎殺無罪親族遭圉絆計其所稱許何啻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謾遼哉千載後發我一笑粲公自註云碑獲於開元寺土下

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槖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耶淮南王遷於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王注云問詛楚文於學古者云有數本其文皆同唯神名異開元寺下所得乃詛於巫咸神者是數本中唯巫咸之文筆法最精其家無之唯有此詛於亞駝神一本詳其篆文乃先生詩中語也施註蘇詩

右秦詛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舊在鳳

翔府廨今歸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于
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藏于洛陽劉氏秦以前遺跡
見於今者絶少此文皆出於近世而刻畫宛好文詞
字札奇古可喜元祐間張芸叟侍郎黃魯直學士皆
以今文訓釋之然小有異同今盡錄二家所釋于左
方俾覽者詳焉金石錄
秦誓文有三本傳於世岐陽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
册告亞駝岐陽之石在鳳翔府署朝那之石在南京

蔡挺家亞駝之石在洛陽劉忱家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熊相背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考之秦十八王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横爭覇此詛正為懷王也懷王十一年李兑約五國以伐秦懷王為從長秦逆擊之皆引而歸今文云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發兵攻秦敗於藍田文又云悉興其衆以逼我邊城是也惠王後十三年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大敗之

丹陽遂取楚漢中地六百里文又云克劑楚師復略
我邊城是也或以為熊商時商與相聲相近而事非
是或以為頃襄時頃襄王橫立乃在秦昭王九年歷
惠文武王至昭王是時楚已失郢微弱已甚秦何所
畏而詛之哉或以熊相芊姓元和姓纂有熊相宜僚
又有熊相祈為懷王將然亦非是熊相疑懷王名史
記世家作槐當時脫誤遂不可攷今存古本隨字辨
釋錄之於後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

鼛布慼告于不讀作丕顯大沈久湫久讀作故湫音子由反亞駝即滹沱河也在并州亞咸在解州鹽池西南久湫在安定郡即朝那湫也以下字多假借呂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王之望讀作寔繆勠力同心兩邦若壹絆呂婚姻袗音之忍反呂齊盟曰枼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卬仰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庸回無道淫失佚甚音耽亂宣奓古侈字競從縱變輸渝盟剌內之古則字剸下同虣音薄報反虐不姑亞咸亞駝並作韋字刑戮孕敫婦幽剌敎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者讀作

諸下同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
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列威神而兼背十八世之詛盟
率諸侯之兵呂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音許劣反我
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玉羲
犧牲逑取吾古我字邊城新郢音皇縣名及郯長敎吾不敢
曰可令又悉興其衆張矜意音於力反滿也籀文億字怒飾甲底
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競境將欲復其眖迹唯是秦
邦之羸衆敝賦鞈讀䩪作鞧音俞棧輿禮使介老將之呂

自救也亞咸亞駝作毆古也字亦應孚讀作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亨古字克劑音遵為反爾雅云剪齊也亞咸作劑字古劑字亞馳作劑字亞咸作克劑楚楚日復略我邊城無師字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箸著者石章吕盟大神之威神西溪叢語

書詛楚文後云秦誓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亞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盡奇古間存

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歲久漸以刓缺因据舊本得其完書此秦人底誓於神叙國之信作盟詛之載詞者也大沈故湫在朝那當漢安定郡方四十里巫咸祀在安邑巫咸山下臨鹽水亞駞則在晉爲漚夷其傳自周秦爲著祀則厎而致信於禮則然其在盟詛於主嬰誓大事在盟小事在詛若詛誓而求猒則惟後世末俗行之非古也秦楚之會著於書者不詳見不知其同盟者凡幾何歲而質

於神者如是衆也當其時唯岐陽之盟最盛且顯餘
不見於書今考其詞若出一時又不知其一日會盟
安得親質秦都又遍朝那靈丘耶前世疑楚無熊相
而秦楚初未相搆豈有相趣以十八世之盟誓哉然
春秋時楚本熊穴後世以熊為號又以其傳自熊霜
又謂熊相其間如熊相禖熊相宜僚熊相祈而姓書
熊相為芊姓方其盟質於神楚亦再世失秦則詛盟
宜非一人古者列國有書類不主名其告於神亦惟

曰嗣王則楚以其姓此其稱也然自成王後其見於經者蓋平王以無忌取秦女昭王亡而秦使子蒲子尾赴難其在威懷間始合盟然則謂十八世者亦可得而見也今曰昔我穆公及楚成王親質大沈故湫夫以其時考之楚成王十三年而秦穆公立其相與假尊周者蓋二十三年雖不知其在何時親質然知其會盟之日最為長且久也然質于惡池安邑湫淵果知非一時其為詛且宗祝分致以告於神矣且楚

自成王十八世為莊襄其頃襄時楚猶盛故秦以連衡為雄楚以約從為霸當此時天下諸侯不歸秦則歸楚楚使諸侯析符求合亦可謂威強盛大宜秦人之畏也張儀以地詐楚則齊與楚合今視其詞則有新郢及鄀是則商於也其後秦虜屈匄楚悉國兵復與秦戰則所謂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而秦猶分漢中以和楚然則背犯盟而詛於神者此其為秦惠文時也懷王死頃襄王立當時猶以天下之勢在楚

故謂楚之故地漢中林酈可得而復山東河内可得而一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於是襄王復與諸侯約從則所謂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然則秦之詛楚為頃襄也嗚呼武關之詐則没而不書及救長救猶謂楚人倍犯盟詛志其神而公怨之其自以為求信於神者妄也然文辭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罘瑯琊可況後先此其為可傳也廣川書跋

秦祀巫咸文俗謂之詛楚文摠二百六十二字減及

漫不可辨者三十四字以大沈久湫文相參其滅字適相補而以古文攷之可盡讀云石林題跋

治平中渭之耕者得之於朝那湫傍熙寧初蔡挺子正為渭帥乃徙置郡廨其辭正與巫咸文同而字體亦相類惟大沈久湫神名與後稱克劑楚師巫咸文云克羚楚師不同者二字蓋亦當時同刻之文也同上

有巫咸大沈久音故湫亞音夸駞三種辭則一廼後人偽作先秦之文以先秦古器比較其篆全不相類其偽

明矣篆文皇本從自世傳始皇謂與皐臭相似因去
一畫不足為病在前亦有如此者嶧山數成等字皆
與古異此碑用之及用秦權毆字作也盖知見秦嶧
山秦權而後創造者未必不欲人曰嶧山用此法誠
古也其如辨者何學古編

右秦詛楚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駞其石皆出
宋世說者謂初得巫咸文於鳳翔次得久湫文於渭
又次得亞駞文於洛其詞則一惟告於神者隨號而

異自石文之出黄魯直張芸叟皆有訓釋歐陽公董彦遠王順伯皆有論辯歐陽公謂以史記世家攷之自楚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名横不名熊相而疑傳寫之誤董氏謂秦之詛楚為頃襄也其見亦同順伯云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從横爭伯此詛為懷王也或以楚自成王十八世至頃襄王秦人之文不應數楚之世况頃襄立是時楚已微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詛葉少藴生先 順伯亦云熊相

疑即懷王二說似為有見董氏又云其詞若出一時
不知一日會盟安得親質三所宋章樵云盟石告神
當於其地巫咸在觧州鹽池告文不應遠在古雍董
氏疑其宗祝分致以告神順伯謂當時告神想不止
是見於世者惟此而已此或得之予特疑其自秦至
宋千有餘年嘗沈之於水瘞之於地其字畫纖細理
難完好唐人編古文苑雖嘗載其辭而自宋以前薦
紳君子曾無一言及之董氏謂歲久石漸刓闕因據

舊本得其完書不知所謂舊本果出何時元吾子行博古士也以先秦古器比較此篆絶不相類以為後人偽作但宋世諸公愛其筆跡無有異論予固不得而定之也金薤琳琅

秦泰山刻石

皇帝臨立作制明闕廿闕六闕并闕不闕輈遠黎登茲闕山闕從臣思迹本原闕德闕道闕行諸產得宜

右文五行行十二字存者三十字闕三十字在石
之西面
大義著明陲于後嗣 闕　皇帝躬聽既平下 闕
興夜寐建設長 闕
右文三行行十二字存者二十一字闕十四字在
石之北面
闕 經宣達遠近畢理 闕　貴賤分明男女體順慎
闕 昭隔内外靡不清 闕　化 闕 無窮 闕 奉

遺詔闕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闕

金石

右文六行行十二字存者四十一字闕二十六字

在石之東面

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闕如闕為之者不稱成

功闕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闕昧死言臣請

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右文七行行十二字存者五十一字闕六字在石

之南面以上金雒琳卿

秦泰山刻石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小篆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已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按史記秦始皇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

在所存數十字耳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云出於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余友江鄰幾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四面皆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本鄰幾遺余

也比今所傳嶧山碑本特為真者爾集古錄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今
世傳泰山篆字可讀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
辭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摹
倚墨本以慶歷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
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
奉符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
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

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橅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視之隱隱若有字痕刮磨垢蝕試令橅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橅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氈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為完善蓋四面周圍皆有刻字揔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

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詞以史記證之文義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于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説無缺惟人多以二公為信故亦不復詳閲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于屢報乃為此譜

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識者百四十有六令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註其下譜成猶壁間久幽沉晦之跡令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彰茲可尚也河間劉斯立泰山秦篆譜後序

右秦泰山刻石大中祥符歲真宗皇帝東封兗州太守模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其後宋莒公摹刻於石歐陽公載於集古錄者皆同蓋碑石爲四面其三面稍

磨滅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數十字而已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模以歸文雖殘闕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於是秦篆完本復傳世間矣以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輔遠黎史云大義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於後世而碑作陲於後嗣史云皇帝躬聖而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而碑作體順史云施於後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刻詔書刻

石而碑作金石刻皆足以正史氏之誤然則斯碑之可貴者豈特玩其字畫而已哉碑既出斯立模其文刻石自為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云金石錄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歷庚子歲宋莒公惜其殘剝摹石于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鄰幾治奉符患四方求者日至厭于供命則又刻其字于縣廨摟其文秦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刻所立石詔書其敘巡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

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縣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帝所立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宜在其陰今石南面為二世詔書始皇帝刻詔書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石仆而後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此其故也河間劉跂嘗披抉剔去其翳蝕處得字九十有八班班可知以史記考之其詞可讀明年余至泰山就視其石高

纔八九尺方面二尺餘以亂石培其下昔所建立盖
鑿石為穴下寢其中歲久摧仆則後人累石固其趾
以存至字則止此未可以久遠期也考其詞寴音輙親
音鄰遠黎史作遠方黎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陲于後
世而史作垂于後嗣皇帝躬聽史作躬聖男女體順
史作理順且刻詔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證之然
昭陽內外或謂為融古字相借不然則格與陽不可
兼用也陲為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𠂹說文甚辨慎

不應爾見泰山篆字疑其字誤慎書雜以古字論撿押也曰施于後嗣石尤可考益為昆字昔衛宏嘗謂古一字有兩名者就注之御史大夫則夫夫也莒公亦曰夫中有大如千人書千千今考禮記檀弓曰夫夫是也則字蓋如此此李斯所得据也大人貫簪為夫則大夫同文義亦可知嗚呼三代書名至秦焚滅盡之後世不得知先王命書之意惟秦文是習此其禍天下後世其有窮耶後世無所考書名論辨字意

則猶以是為据蓋亦敝也篆文於後世為工然況之三代此其為異政殊俗之法以亂同文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昔漢儒謂秦廢先王書李斯欲以其書傳後世以愚黔首然黔首卒叛秦而不可愚至於其書在者後世諸儒方共解詁以傳而三代書名幸有存者則隨棄不錄然則秦之為愚其足以愚後世者余於此知之矣非秦能愚人諸儒蓋自愚而不知也

咸陽志曰泰山碑秦相李斯書跡妙時古為世所重
鄭文寶摸刊石於長安故都國子學今在文廟石皆
剥落唯二世詔一面稍見學古篇

右秦二世東行詔書李斯篆其篆甚佳余在兩京廿
餘年求之不能得比連得於洪導道而楮墨亦佳京
師四方之所趨也而好古博雅之士皆在其所收蓄
周秦以來金石刻甚富然余獨見鄒仲熙高庭禮陳
思孝有斯刻固其難得如此也東里續集

余既得泰山秦篆又求得劉跋此譜遂附於後以見
秦刻在泰山者其未磨滅蓋不止於今之所傳墨本
也應天府學有此譜石刻余得之張士謙云同上
右秦泰山刻石歐陽公謂其友江鄰幾嘗至泰山視
秦刻石所存僅數十字而其本乃鄰幾所遺趙明誠
謂宋真宗東封兗州守摹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後宋
莒公刻之於石其說與歐陽公合明誠復謂大觀閒
汶陽劉跋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摹其文

刻石自為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明誠復以史記與譜較之不同者凡十數字謂足以正史氏之失予家舊藏此刻僅五十一字乃二世詔即歐陽公所謂江鄰幾本趙氏所謂兗州及宋莒公摹本是也近得劉譜視前加九十三字後序謂篆石埋植土中崇四五尺五十一字在南面稍平故嘗為人摹搨其三面皆殘鈌蔽闇跂刮摩垢蝕而字始出盖刻文起西面而北而東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曰制曰可三字復轉

刻西南稜上由是篆文首尾幾於復完而俾之傳世世
此則跋之功也董氏書跋謂二世詔書宜在石陰而
今在其南始皇之詔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碑石嘗仆
後之人以一面稍完故樹之南向董又謂石崇九尺
面方二尺餘而跋云石之崇五尺更俟登山訪之金薤
琳瑯

歐陽文忠宋莒公皆不知嶧山碑四面有字蓋在劉
譜未出之前元吾衍子行號稱博洽其學古編云石

皆剥落惟二世詔一面稍見豈亦未嘗見劉譜耶（同上）

金石錄言劉跂作秦篆譜凡一百四十四字金薤琳琅言宋莒公摹本僅二世詔五十一字今所存惟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等二十九字在嶽頂碧霞元君宮之東廡而泰安州城內東嶽廟中別刻一石亦止二十九字其宋本不傳（金石文字記）

泰山刻石并二世詔李斯篆在奉符縣泰山頂上（訪碑）

錄

刻二世詔文李斯篆在兖州　金石略

封泰山刻李斯篆其石埋植土中高五尺形制似方[illegible]廣狹不等總二十二行行各十二字　名山記

[illegible]碑秦李斯篆始皇封禪泰山碑石在山東濟南府　考槃餘事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一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王宮